

英剧《黑镜·全网公敌》反乌托邦的构建

张颖睿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3年9月6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1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2月6日

摘要

在早期的发现中, 反乌托邦不仅是由专制压迫建立起来的, 它可以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构建。本文旨在分析黑镜《全网公敌》一集中, 如何通过平等的权力关系构建反乌托邦, 由于《全网公敌》反乌托邦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和社交媒体, 通过整理整集的一些框架和对话来收集数据, 所以人们发现, 网暴的恶性循环很难打破, 因此它导致了社会的恶化, 这一分析有望对后现代反乌托邦叙事的其他元素做出贡献。

关键词

黑镜, 反乌托邦, 后现代反乌托邦, 权力关系

The Construction of Dystopia in the British Drama “Black Mirror·Hated in the Nation”

Yingrui Zhang

School of Media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Sep. 6th, 2023; accepted: Nov. 28th, 2023; published: Dec. 6th, 2023

Abstract

In the early discovery, dystopia is not only built by authoritarian oppression, it can be built by every individual in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how to construct dystopia through equal power relations in the episode “Hated in the Nation” in Black Mirror. As the main causes of dystopia in “Hated in the Nation” are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data are collected by arranging some frames and dialogues in the whole episode, so people find that the vicious circle of Internet violence is difficult to break, so it leads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society. This analysis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other elements of the postmodern dystopian narrative.

Keywords

Black Mirror, Dystopia, Postmodern Dystopia, Power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全网公敌》概述和英国的反乌托邦传统

《黑镜第三季》是2016年10月美国Netflix公司播出的科幻题材的电视剧，全剧共三季，每季三至六集，每一集都是由不同人物演绎的建构于现代科技背景下的独立故事；该剧自开播以来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观剧热潮，剧中有关科技对人的重塑和异化也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1]。第三季《黑镜》仍然围绕社交网络、高科技与人性展开，加入了时代热门的点评系统、VR游戏和键盘侠等元素。其中第六集《全网公敌》讲述了网民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创建带有“某人去死”内容的话题，然后加入对某人的评论并发布，当发布带有这个话题标识的人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有一只电子蜜蜂接收到指令去杀死被评论的这个人[2]。通过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为了上帝，以及批判心中高不可攀的道德制高点。由于蜜蜂的灭绝，为了保持生态平衡，科技公司制造了一种机器蜂，然而科技公司却被黑客入侵，黑客通过发起网络投票选出人们最憎恨的人，从辱骂粉丝少年的说唱歌手，抨击提高残障人士的福利的专栏作家，到侮辱牺牲战士的女人，甚至到首相，黑客进而操纵机器蜂将这些人杀害。然而通过深入的调查，黑客的目的其实是参与投票的人民，最后38万参与市民都惨遭毒手。

英国有很浓厚的反乌托邦传统，事实上，乌托邦本就是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最先“创造”的。如果说乌托邦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那么，同样作为英国人的乔治·奥威尔、赫胥黎等作家则用他们的反乌托邦作品，警示着人们要时刻警惕人类坠入被奴役的深渊[3]。《黑镜·全网公敌》继承了英国的反乌托邦传统。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反乌托邦故事的叙事方式有一定的规律性，几乎所有的反乌托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2. 反乌托邦在《黑镜·全网公敌》中的社会表现

在《黑镜·全网公敌》一集中，对反乌托邦分析采用了批判性反乌托邦理论，探讨了网暴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黑镜·全网公敌》中，反乌托邦的社会表现为在公共空间、个人空间和技术作为监测工具，很多人的愤怒情绪催化了一批又一批的“键盘侠”，批评的言语也随之转化为各种恶毒的谩骂和网暴。在这个反乌托邦的社会中，网暴在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中蔓延，它通过镜头和镜头角度来显示。《黑镜·全网公敌》的大部分镜头都是中景，近景和全景，这些镜头是用来表现情感，表现环境和人物关系。在影片中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拍摄技巧，偏向大众化、平民化的视角，融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4]。

2.1. 公共空间的仇恨

在公共空间，网暴是常见的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网暴是被允许的，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无论是通过直接的语言还是通过媒介的语言。在《黑镜·全网公敌》中，一名著名黑人歌手在一档娱乐节目上公开嘲笑模仿自己表演的孩童，迅速成为了全民谩骂的新对象。在这个例子中著名黑人歌手和他的粉丝之间的关系是名人对粉丝和、社会中成人对儿童的关系。如果一个名人嘲笑他的粉丝，

这是不常见的。在剧中著名黑人歌手和主持人的画面用浅蓝色饱和度表示，而男孩则用更深颜色的蓝饱和度和度表示。它象征着黑人歌手对小男孩模仿他的行为伤害到了他的感情，我们可以从它的特写镜头中看到男孩失望的表情。然而，由于每个人都习惯于发表网暴评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小男孩的感受，公众只知道网暴黑人歌手，尽管他们知道会造成伤害，但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并没有意识到游戏背后的危险。

在反乌托邦中，由于人类建立了一个不断恶化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意识的下降是普遍规范的结果。反乌托邦的日常生活仍然是被统治、观察、控制、监视的。这种监视工具的运用更加动态，是贯穿于社会的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可以管理他们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在《黑镜·全网公敌》中，网民带着他们对社会、对人民的网暴，不知不觉地规范着社会的运转。他们创造了一个不断恶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网暴是被允许的，而违反社会规范被认为是一种适当的惩罚方式。

2.2. 个人空间的仇恨

社会的网暴话语、谩骂不仅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在互联网上，这种现象出现得非常明显。网暴正在迅速蔓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访问他人私人空间，如博客或社交媒体。如果一旦发生违反社会规范后，公众网暴迅速蔓延，这种情况趋势越来越糟糕。在《黑镜·全网公敌》中，一女子发表带有侮辱性的不雅自拍而被指责，该女子在战争纪念碑前做小便动作并自拍上传至网上，受到众多网民的指责批评，而且他在战争纪念碑前做不雅自拍的行为打扰了行人，并伤害了试图帮助她的警察，所以该女子被大量愤怒的网民网暴。讽刺的是，在她的网页标题上，她说她无所畏惧。然而，她收到了很多可怕的信息。在剧中可以看到该女子被网暴之后，剧中的颜色是浅蓝色，浅蓝色的饱和度加强了这种情绪，浅蓝代表抑郁和悲伤。

在《黑镜·全网公敌》中，对于个人空间网暴的刻画多采用特写。画面中每一帧的颜色饱和度都很饱满，比如柔和的蓝色和深蓝色，这种色彩饱和度意味着悲观、绝望和沮丧。它代表着大家使用的社交媒体不再安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事情是不可控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交流，变成了互相网暴的论坛，甚至杀人的空间。剧中的人物认为网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网暴只发生在互联网上。即使是一个应该关注涉及杀人的言论，也认为这种网暴没有重大影响。人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发表杀人的言论，间接说出媒体对个人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只出现在网络上，网暴言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即使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关闭他们的设备或删除他们的帐户，网暴也不会消失。照片、评论或任何东西都将永远出现在互联网上，它将创造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坏社会。

在互联网上，人们忘记了有些价值观是必须维护的。用网暴攻击别人被认为是违反规范的行为。然而，因为网暴是一遍又一遍地发生的，特别是通过在互联网上提供网暴的条件，网暴变成了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言语的危害很容易形成。在这个日益恶化的社会里，网暴是正常的，如果人们都这样，那么人们一定觉得是别人的错，因为他们相信无风不起浪，甚至发送一些死亡请求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

2.3. 技术作为监视工具

在这个社会中构建的反乌托邦不仅仅是通过在社会中传播话语的网暴形成的，然而以前用来保护环境的技术变成了公共监控工具。在《黑镜·全网公敌》里，蜜蜂机器人是防止灭绝而产生的，是通过传播城市中存在的植物的花粉来维持植物的多样性。为了知道每一个蜜蜂的情况，科技公司配备了一个小型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但是配备摄像头可以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监控公民的行动。不仅他们的虚拟生活被控制，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就像如果城市里的人不再有私人空间，政府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的借口

是为了加强公共安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建立的系统在进步的时候，公共安全却受到了威胁。就像政府在这个社会中实现的人脸识别功能一样，他们要求在每个蜜蜂机器人上安装人脸识别功能，而不顾有关监视公众的法律。在以往对反乌托邦的研究中，构成反乌托邦社会的力量主要来自压迫者。例如，当一群人或一个等级更高的人滥用他们的权力，以获取利益的机会。媒体如何成为掩盖事实，使用为了自身利益的技术也出现在这一情节中。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对技术的滥用并不是一种压迫的工具。但比统治和统治一个被征服阶级的问题更复杂的事情是向他们隐藏真相，然而，这项技术已经成为监视公民的一种工具，人们无法忽视蜜蜂机器人带来的后果。

3. 结语

综上所述，《黑镜·全网公敌》的反乌托邦是由科技和社会媒体上的网暴话语构成而成，在这个日益恶化的社会中，网暴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在技术的驯化下，大众失去了耐心，寻求即时的结果，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生存状态[5]，以至于把网暴扔到任何地方和每个人身上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在叙事和视觉结果上，这种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果。这个社会中产生的仇恨链是没有明显标记的，它作为一种趋势在互联网上扩散，而且人们不把它当回事，他们甚至不关心目标是谁。在《黑镜·全网公敌》中，技术发展越快，越多人忽视他们的社会规范，这里的人不在乎他们是否会伤害别人。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杀死了别人，他们甚至会感到高兴，和等级权力与这个社会无关。从这一集《黑镜·全网公敌》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人们不明智地使用技术，它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在这个社会中，网暴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它几乎不可能被打破，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这部作品也为后现代的反乌托邦叙事贡献了更多的元素，技术不仅被当局用作宣传工具，也可以成为社会中任何个人的监视工具。

基金项目

重庆邮电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XJG1637)。项目名称: 大数据时代“翻转课堂”在设计专业理论类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董梦娣. 后现代语境下的媒介狂欢与视觉权力——美剧《黑镜第三季》的审美分析[J]. 新媒体研究, 2017, 3(15): 119-120.
- [2] 刘双琪. 自媒体环境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度——以英剧《黑镜·全民公敌》为视角[J]. 大众文艺, 2017(12): 180.
- [3] 王森. 隐喻和反乌托邦故事——英剧《黑镜: 一千五百万的价值》叙事学分析[J]. 新闻研究导刊, 2014, 5(13): 141-142.
- [4] 杨丽秋. 谈后现代主义的影视特征——以《黑镜-全网公敌》为例[J]. 大观(论坛), 2018(7): 89-90.
- [5] 张宇然. 全网公敌: 数字全景监狱中的网络霸凌[J]. 今传媒, 2020, 28(3): 63-65.